

我与聊城晚报的故事

《聊城晚报》助这九代人圆了寻祖梦

□ 刘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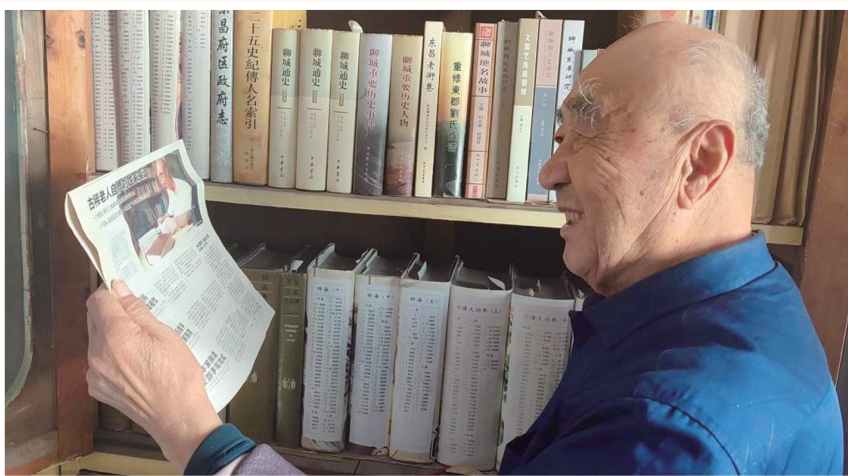
临沂市兰山区刘氏，他们的开基祖是挑着两个箩筐离开祖籍东昌府，辗转到了当时沂州府兰山县半程镇后大郝村的，现已传统九代。几代人都渴望能在聊城找到族系，认祖归宗，但一直不知从哪里寻起。寻祖梦长期难圆，遂成一大憾事。

2010年9月16日《聊城晚报》刊登了记者赵景立采写我重修族谱的稿件——《古稀老人自修刘姓家族谱》。报纸跨出市界传到在泰安新泰工作、家在临沂的刘茂山手里，他如获珍宝，把这一情况迅速传达给退休在家的老父亲和族人。

看到这份报纸，族人感到认祖有了希望。刘茂山驱车专程来聊，先到报社找到记者，又跟随记者找到我家。

我向他介绍了家族情况：始祖镇国将军刘通，元末从明王朱元璋反元。朱元璋称帝后，刘通随大将军徐达北征，平定北方后，落籍东昌府平山卫。刘通子孙八代世袭平山卫指挥同知，曾出任后军都督府都督、大同总兵、山西都指挥使等高级将领，现已传至二十四代，能系统接续下来的族人，分布在两县十一村……我边说边与他查阅我重新修订的《重修东郡刘氏族谱》（东郡系东昌府古称）和全家族世系竖谱长卷。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裁平山卫，刘氏家族开始衰落。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修谱时，因许多族人“住址无考”而失续，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很多族人外迁。其中长支、二支居住较集中，外迁少；但三支居住分散，如古城南里、米市街、清孝街、北关等地，外迁多。在宣



▲刘洪山在阅读《聊城晚报》

◀2010年9月16日出版的《聊城晚报》

统二年（1910年）续谱时大都失续，只有东阿苑庄、城关郑楼能接续。苑庄是十二世祖霆芳、霆桂在乾隆四十六年修谱之前从东昌府迁去的，其近支霆豹则住址无考。

刘茂山说他们先祖不识字，传下来的名字叫刘报，是两个字的名字还是三个字掉了一字，也不确定。为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关系，我们去侯营会见保存老族谱的族长刘玉文、刘庆芝等。刘玉文判断“那应是三支迁去的”。我们分析，临沂刘氏至今传至九代，一般三十年一代，约二百七十年左右，也应是在乾隆四

十六年修谱之前迁走的，正与迁东阿苑庄的时间相吻合，如果刘报是刘霆豹，应属东昌家族第十二代。

刘茂山带着疑问回到家，又查阅老家谱，原家谱就是写的刘豹，他立即来信告知我这一情况。我在刘氏家族三年一度的大聚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大家都表示欢迎刘茂山前来认祖。我立即将这信息告诉了刘茂山。

刘茂山回到临沂老家向家族老人作了汇报，几天后刘茂山领着78岁的父亲刘福龙和家族代表8人来聊，我们在侯营接待，10余人作陪，同时请来了家在刘庄

的东昌刘氏家族辈分最高的刘金柱。双方向大家重述了各自家族的经历，临沂来的族人经讨论一致认定就是这里三支迁走的，先祖就是刘霆豹。东昌刘氏家族从十六世至二十四世九代同堂欢聚一堂，畅叙亲情。我们家族感谢《聊城晚报》，刘茂山夫妇专程到报社向记者深切致谢。

我将临沂的族谱资料按我们的族谱格式增入《重修东郡刘氏族谱》的竖谱和横谱电子版，重新打印了几册分发并保存。

（图片由作者提供）

口述 我的古城记忆

岁月流淌过的新华广场

□ 李晶

我母亲那一辈人都把新华广场称为新市场，我不知道和它相对的老市场在哪里。1979年，我在位于古楼南向东100米的状元街上的聊城实验小学读书，开始住在学校附近郁光街上的大舅奶奶家，1981年我上四年级时，寄宿在马宅街东头靠近城墙的大姑家。不管住在谁家，新华广场都是我绕不过去的地方。

我对新华广场很熟悉。在大舅奶奶家住时，她常常给我三五分钱，让我出门沿着状元街向东到位于新华广场南侧的豆腐坊里去买豆腐渣，回来放上葱花和盐，在油里一炒就是难得的美味。豆腐坊是一溜几间的平房，隔着门窗都能感到里面整天热腾腾湿漉漉的。与豆腐坊一街之隔的是红砖砌成的高大厂房，据说叫通用机械厂（1984年更名为锻压机械厂）。新华广场东边就是著名的新华剧院，大舅奶奶带着我在里面看过电影，也看过戏，那也是小时候见过的真正的剧院——有大房子，有一排一排从舞台向门口逐渐升高的连椅——在此之

前，我在农村看的都是露天电影。剧院门口的彩色大海报最是吸引人的眼球，是广场最鲜艳的色彩。广场东北角有一条路向北通向楼东大街，路两边都是商店，卖什么的都有。印象最深的是路东的百货商场和一个菜市场，因为在百货商场里，经常有农村相亲成功的男子带着未来的新媳妇来买订亲的布料和鞋子。那时候，一般是扯能做两身衣服的布料，再加一双鞋子。看到从里面喜气洋洋出来的年轻人，我就知道又有人要当新郎官了。菜市场大门北边，有个小门，那里面住着我的一个姓臧的同学。我也去空荡荡的菜市里面买过稀罕的西红柿，不过那次买的西红柿不是红色的，而是青色的。在大姑家住时，每天上学放学我都要从这条路穿过，也从新华广场呈对角线穿过。广场正北就是一个高的大舞台，平时少有人上去，不过只要一开会，那里就是最热闹的。

广场很大，路面是土，土里有很多碎砖，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砖头核（hú）子。这样的路面有点像现在的渣土铺成的，据说这里曾经是个体育场。平时广

场里人也不多，但遇到大集时就不一样了。每逢大集，粮食、蔬菜、鸡蛋、笤帚、簸箕、铁锹、耙子……卖什么的都有，人们热热闹闹，拥挤拥挤，欢聚一堂，红火得很。中午放学时，小孩子们旋风一般从各个摊位前蜿蜒刮过，开心得不行。

当然，对我们来说，最开心的是过“六一”儿童节，因为那一天我们要到广场北面坐北朝南的那个舞台上演节目。

有一天我们穿着白褂子、蓝裤子，排着整齐的队伍去新华广场表演节目。上台表演的同学画着黑眉毛、涂着红脸蛋、染着红嘴唇，有的还在眉心点上一个大红点。我们都觉得他们很好看，羡慕地看着他们，他们就挺着小胸脯，一个个就像骄傲的小公鸡和小孔雀。

观众在台下以班为单位，整整齐齐地坐好了；演员在台侧，也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着准备好了。音乐一响，便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管什么节目，我们都喜欢，演员上场的时候我们使劲鼓掌，演完之后我们更是使劲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童年的记忆里，最闪亮的就是那些在新华舞台演节目看节目的日子。

那次在新华广场上过的儿童节，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儿童节，只不过那天大姑让我穿着她新买的黑皮鞋过节，等我回家时发现鞋子踢在广场上的砖头核子上，鞋尖的皮子破了一块。大姑很心疼，问我，你脚上长牙了吧！

多年过去了，现在再回古城，已经找不到原来的新市场了。那里有公园、有别墅、有店铺，而且路面平整、绿树鲜花环绕，已经没有了小时候新华广场的模样。坐在舒适的四合院民宿里读书、品茶、观鱼、赏花，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中间隔了不过40年，却仿佛两个世界。

前几天，有个朋友把在古城拍摄到的秋景照片发给我，我赫然发现鲜艳红叶的后面，竟然就是当年红砖砌成的锻压机械厂的高大厂房。它竟然还在！我激动地站起来，有些泪目了，因为四十年前的旧时光呼啦啦涌现在我眼前了。